

# 从文学批评走向文化批评

占译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092)

**摘要:**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分属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范畴,批评也在话语理论的冲击下走向文化研究,两者并不全然是对立的,而是紧密联系的,文学批评为文化批评积累了丰富的方法和经验,同时文化批评也可以激活文学批评,从而走向更宽广的批评视野。

**关键词:**文学批评;文化批评;审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志码:** A

## From Literary Criticism to Cultural Criticism

ZHAN Yi

(College of Liberal and Arts,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 The conception of literary criticism belongs to the modernistic realm while cultural criticism belongs to the perception of the post-modernism. Affected by the discourse theory, criticism approaches are turning to cultural studies. They are not completely antithetical but strongly interrelated. Literary criticism provides culture criticism with plenty of methods and experience, meanwhile cultural criticism is likely to innovate literary criticism. Accordingly they can move towards a wider range of critical vision.

**Key words:** literary criticism; cultural criticism; aesthetic; modernism; post-modernism

刘勰有言曰“不截盘根,无以验利器;不剖文奥,无以辨通才。”“良书盈篋,妙鉴乃订。”就是说,文学作品要进行分析,加以评论;否则,无法判断创作质量的差异,更无根据甄别作家才艺水平的高低。因此在古代,人们已经认识到文学批评的意义,认为它剖析和评价作家作品,肩负促进文化学术繁荣发展的重任。在当下整个世界语境中,曾经风光无限的文学批评逐渐走向了衰弱的境地,与之相对应的是文化批评迅速兴起。

### 一、文学批评的兴起与衰落

文学批评一方面是伴随这文学而发生和发展

的。苏联学者拉克京曾说“文学评论与文学是孪生姐妹,同时诞生的。文学评论最初是历经沧桑、最有威望的读者的意见。第一个读者实质上就是第一位评论家。”因此,文学批评同文学一道为人类和社会提供宝贵与丰富的精神粮食,一起浇灌着人类的心灵精神支柱。另外,批评始终伴随着社会思潮而发生和发展,站在时代的高峰和前列,促进着社会进步与人类发展。著名的批评家别林斯基就曾指出“批评是现实的意识,批评是哲学的意识。”批评所承载的哲学意识、历史意识、伦理意识等社会精神文化涵量,足以使批评成为社会时代精神的显现和象征,足以使批评成为

时代的先锋和社会的中坚,批评以其进步性、前导性体现着人类精神文化状态和发展方向。从古至今,有多少批评家所发出的声音成为了那一时代文化的最强音。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朗吉努斯、贺拉斯,中国先秦时期的孔子、孟子,魏晋时期的曹丕、陆机、刘勰、钟嵘,近代的王国维、梁启超、鲁迅等,不管文学怎样变革与发展,文学批评始终能以一种独特的身份参与其中,并推动着文学与人类的进步。

在今天,“文学批评”的当下概念是指“对以文学作品为中心兼及一切文学活动和文学现象的理性分析、评价和判断”。也就是说,文学批评是文学接受主体将阅读体验与理性思考、将审美感悟与价值评判有机融为一体的深度直觉活动和知识再创造过程,是目标明确的讲究学理的缜密分析和公正评价,是既褒奖优长、也披露拙劣,给人以灵性开导的一门艺术性科学。

在世界性的大范围看来,文学批评应该属于现代主义范畴,虽然18、19世纪曾被人称为“批评的时代”,但实际上20世纪才有资格享有这一称号,韦勒克曾骄傲的宣称“20世纪是批评的世纪”,伴随着色彩纷呈的现代派文学作品,现代主义文学批评的洪流向我们汹涌袭来。不仅如此,西方各种批评理论也被介绍进来,有形式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批评、心理批评、原型批评、阐释学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等,也正是有了这些理论,才使文学批评获得长久的生命力和不竭的创造力,同时在与文学的互动中也大大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于是我们才迎来文学批评的辉煌时代。

然而,曾几何时,文学批评的辉煌渐渐消退,不论是外在或内在,都阻挡不了衰退的趋势。先从文学来看,关于文学死亡的争论,印证了文学所面临的生存危机,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美国学者提出文学衰竭的预言,现在看来已经不是预言了,而是一种残酷的现实。有的学者提出,在这社会转型或历史断裂时期,许多作家为了谋求更多的金钱利益,在文学的形式和内容上进一步迎合市场需求,导致文学创作的多元、分化和市场化以及整体创作质量的不尽人意。而另一方面,电影、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兴起,压缩了传统文学的生长空间,人们很少有时间静心来品味和思考文学,使得一些有价值的作品无法得到大众认可,同时也导致了文学的衰败。另外,就批评本身而言,批评的地位日趋衰落,批评的形象被颠

覆,批评的功能被曲解,在众生喧哗的媒体时代,批评家成了名副其实的“弱势群体”,他们遭遇着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在争夺话语权的对抗中也显得势单力薄,力不从心,批评已经变成了一座孤岛。因此有学者提出,在文学话语和批评话语之间,发生严重的语法错位,以致双方无法理解对方的语义。这种断裂迫使批评成为自言自语的学术体系,它不仅与当下的文学经验无关,而且跟当下的中国日常生活经验脱节。这些状况将文学批评推入了病态的忧郁空间。

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从文化工业框架中看电视,他悲观地认为,电视的目标就是一种伪现实主义,它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原型和程式,它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深层结构,这就是意识形态意义,它让观众身不由己认同屏幕上的东西,束缚他们令其“婴儿般地寻找保护”,就像孩子那样,寻求和期盼精神分析而言解释的安全保障。同样地,在今天的大众传媒时代,这种生存方式将人们抛入无意识的传媒意识形态当中,使人们精神生活由独立变为依附,由主动变为被动,而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文学批评也在遭遇着如此的窘境。除了上文提到的局限外,批评主体的迷失也日趋明显。

在如今的文学批评中,存在着批评精神的匮乏,导致没有多种声音和观点的碰撞和摩擦,因此就无法提高批评的水平,展现新的生命力。如同别人所说的,真正的批评是一种对话甚至是一种对抗性的行为,它以敌的方式为友,真正的批评更容易招致敌意,而不是鲜花和掌声。有些学者指出,当今的文学的危机在于,文学已经渐渐丧失了对社会重大问题发言的权力和言说的能力。而文学批评则不仅丧失了应对社会和时代问题的能力,而且同时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和批判功能。而这种批评的基本品格的丧失才是今天的文学批评界所遭遇的最大的危机。本来只有具有批评锋芒,质疑问难精神的批评才是真正的批评,批评精神应该是有着冷静的理性、严密的逻辑、周密的论证与研究,不是靠故意的“逆向思维”和哗众取宠的惊人言论的。与此同时,有些批评家的主体立场也是暧昧不清,他们缺乏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批评体系,今天是国家主义代言人,明天又是大众文化的代表,这些没有价值尺度的价值尺度,没有批评立场的立场,除了表明现今批评主体精神的虚无状态,同时也暗合了大众传媒的商业化原则,而这样的结果只能是导致文学批评的弱化。

在种种原因的导致下,我们并不是认为现在

社会不再需要文学批评,而是应该在吸收西方批评理论的基础上,立足于本土,开创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批评理论,要能真正贴近文学和文学现象,不是光玩文字游戏,也不是泯灭个性投文学所好的平面化吹捧,我们所需要的是真正有文学意识,批评精神和意识的批评家们勇于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要被伪批评家的众声喧哗所淹没,也不要被文学的退化和大众文化的勃兴所干扰,写出真正具有批评精神的文学批评经典。这既不是现在所常说的“失语症”,也不是借助大众传媒频频上镜,滔滔不绝。就真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而言,它们都不是为了赢得外在的利益,大众的欢呼和关注,他期望的是内心的掌声和心灵的喝彩,唤醒的是良知。正如批评家张闳所说的,一个成功的批评家,并不在于说出了多少惊人之语,更不在于是否有人记住了他的名字,相反,他的成功之处在于:当人们以他的眼光在观看作品的时候,还误以为是自己的眼光在看。批评家因放弃而获得永生。

伴随着许多学者对于文学批评的质疑声,一种新的批评——文化批评开始流行。

## 二、文化批评与大众文化研究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中国,许多近百年形成的多种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形成共时性的存在。虽然对于外国文学的大量进入的确能够扩大文学批评的理论视野,然而其中不加理解的拿来主义,以及出于种种标新立异的心态对于文化理论界的浮躁之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造成当下文学批评的弱化甚至“失语”现象。于是批评家为了寻找一种新的言说方式,不仅仅停留在文本本身的阐述,而更多的转向对政治、社会、经济和思想的研究批评,由此也带来了文化批评的兴起。

而造成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转化原因中,除了上文论述的关于文学批评主体性缺失与批评精神和能力的丧失,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社会生活的飞速变化。文学批评赖以存在的文学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社会隔着一段距离,成为一种“经典化”或“精英化”的文学艺术,随着进入了现代社会,消费文化正在日趋明显的显示其对经典文化及文学艺术的消解力量,而同时先锋力量的探索精神也日益衰落。一种新的发展态势由此而来:一个没有主流的多元共生时代中,各种宏大叙事主体的消解,原先被压抑在非精英范畴的文学或亚文学的话语力量异军突起,对传统文学

与精英文学形成了巨大挑战。同时还有电影电视在内的大众传媒的兴起更加重了精英文化的曲高和寡。也就是说,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中,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已经逐渐消解,而文化不仅仅只拘泥于艺术,不仅仅只拘泥于过去的游戏遗产和当代的优秀思想,而是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包括了进去,由此观之,文化就是错综复杂的意义和意识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是社会意义和意识的生产、消费和流通的过程。文化不是精英们的特权,它应当是普及的,大众的,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化批评的目标之一就是反对大写的文化。就是那种一贯的,并仅仅与人们时而称之为“高雅文化”一致的东西进行对抗。文化批评家希冀将“文化”一词在指涉与所谓经典相联系的文化的同时,也指涉大众或通俗文化。文化批评家们既可以分析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又可以分析科幻片《星际旅行》;既可以分析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也可以研究梅尔吉布森的电影;既可以分析张爱玲小说中人物性格的描写,也可以研究李安电影《色戒》中拍摄手法的运用。他们旨在打破文化的高低之分,拆除其间隐含的等级。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在欧美流行多时的文化研究理论进入我们视野,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研究也越来越成为一门显学,各种文化研究理论层出不穷,不管是在第一世界国家还是在第三世界国家,不管是相关还是不相关的学科都争相“涉猎”,一时间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场面,文化研究是“一个最富于变化,最难以定位的知识领域,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为它划出一个清晰的学科界定,更没有人能为它提供一种确切的,普遍接受的定义”。关于“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国内学者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王宁认为,文化批评“主要指涉文学的文化视角的批评和研究”,而文化研究的范围大大超过了文学研究的领域,进而考察人类一切精神文化现象。金元浦认为:“文化研究包括文化诗学、文化批评还有文化唯物主义等等。”另一种观点是认为,“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是同一概念。罗纲认为“文化研究主要是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批评运动。”陶东风认为“90年代中国批评界一个引人注目的走势或许就是从文学批评到文化研究(也有人称文化批评)。”其实从狭义上看,文化批评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

英国逐步兴起,尔后扩展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思潮。而从广义而看,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是同一视角,本人比较倾向采用视两者为同一的视角。

文化研究作为一门跨学科的新兴学科,它以20世纪60年代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为诞生标志,在这个理论膨胀的年代,许多流派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女权主义等等在欧美一路走红,使得文化研究从一开始起就带有浓重的理论色彩。虽然不少文化研究者从未放弃过把它建成一门独立学科的努力,但在另一些研究者和大多数批评家那儿它却因缺乏界限清晰的研究范围和方法论,而不被承认为一门学科,充其量是一个针对人文社会领域中众多传统学科而言的后学科。文化研究的创始人之一的威廉姆斯就曾说所谓文化研究最好被理解为一种探讨普遍社会问题的特殊途径而不是什么属于少数人的或专业化的领域。对于文化研究的特点,不同的理论和学科取向也有不同的“版本”,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本·阿格尔、萨德尔和任克斯的三种归纳模式,其中英国学者克里斯·任克斯参考了本·阿格尔和其他学者的观点,在《文化》一书里对文化研究总结出九大特点,从这九大特点中,也可以更深入的了解到文化研究的影响以及作用等等。

其一,文化研究运作于扩展的文化概念之中。它企图要建立一个包括所有文化的共同领域,所以拒绝将文化神圣化,主张将文化的意义和实践“去中心化”和“去经典化”(decanonizing);其二,文化研究重新定义大众文化、传媒和日常生活的文化,将大众文化合法化、政治化、独立化,充分肯定大众文化本身的价值;其三,文化研究的倡议者,作为他们时代的代表,通过他们理解的大众传媒,承认他们本身认同的社会化;其四,文化不是静止的、固定的、封闭式的系统;而是流动的、充满活力的、“前仆后继”的过程;其五,文化研究基于冲突而不是秩序;其六,文化研究是一种平民“帝国主义”;其七,文化研究认为文化的表现存在于各个不同的层次:发送、中介和接受,以及生产、流通和消费;其八,文化研究具有跨学科的特点;其九,文化研究拒绝绝对的价值观念。

从这些特点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文化研究是一个活动的领域,它不在同文学批评一样只把研究客体局限在某个单一学科中,它由相互作用和合作发展到生产新的和富有挑战性的观点和主题,文化研究并不是学科海域中的一个小岛,它是

一股水流,冲刷着其他学科的海岸,以产生新的变化着的形构。下面要论述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之间的关联以及二者间的新的变化与未来发展。

### 三、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未来

文化研究曾经是从文学研究中脱胎而出,继而分道扬镳,它终将会复归文学研究,还是会等羽翼丰满之后,反过来将文学研究收在旗下?或者还是保持这平行的态势发展下去呢?对于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未来究竟会怎样,许多知名学者也提出过自己的见解。

葛红兵就提出“第三种批评”,即相对主义批评。它不是要求批评由分散走向统一,相反它要求批评家证明自己在精神上是自我独立的存在,反对任何观念上的统一。任何批评家都是个人,都不要能升级为绝对主体,成为绝对正确者。的确这种主张也有其独到之处,首先它反了对文化上的一元论。其次它也反了对二元论,反对二元对立思维。还有的学者提出新的文学文化研究方向,把文学的文本放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下来考察和研究,通过理论的阐释最终达到某种文学的超越,也就是文学的文化学研究,它也能对历史的文学经典进行重新阐释和重新建构的作用。

王宁也提出过整合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具体措施在于:文学批评语境化,文化批评审美化,这样也就形成了一种文学的文化批评。批评的范围在逐步扩大,它不仅指向文字文本,同时也指向视觉文化文本和各种图像。阐释的范围不仅局限于精英文学经典,同时也可以包括大众文学文本和视觉文学文本。批评的路径也可以不止是单向的从西方到东方,而可以是双向的。

另外由于文化参与的热情和审美向度的眷顾,两者的结合可能会走向文化诗学。文化诗学是不同于过去传统的文艺社会学中简单的历史批评或意识形态批评,也不是沿用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它是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语境、具有新世纪特征、有一定价值作为基点并且有一定阐释系统的文化批评。所依托的应该是文化关怀和人文关怀,采取的方式应该是在对话中展开,应具有跨文化跨学科视野。文化诗学的追求在于,把我们生活的世界变为更具有审美价值的世界。

### 四、结 语

那么,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之间一定就是对立的吗?其实二者是不全然对立的,就算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是分道扬镳的,但是它们之间依然

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联系;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也是。研究文学不可忽视文化的因素,如果过分强调文学的形式因素,也就是过分强调文学的艺术形式的话,也会忽视文化现象的展示。

其实无论是文学批评抑或是文化批评,两者并不一定非要一方取代另一方,而可以是并行不悖的,在现代社会,由于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的风行,曾经的文学经典也在悄悄的发生着变化,而以前的一些边缘话语力量和大众文化、视觉文化等

也进入了今天研究者的视野,存在即合理,所以文化研究的流行也是有着一定道理。但是我也相信,文学不会消亡,而文学批评也是同样。我们真正该寻求的是一种立足于中国的本土语境,将文学文本放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研究,形成一种文学的文化批评。所以对于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理论的出现,我们也不用采取敌对的态度,要明白宽容永远都比理解更重要,因为时间会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经得起考验的经典。

#### 参考文献:

- [1] John Docker. Postmodernism and popular cultur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45-46.
- [2] 吴晓东. 文学批评的危机 [R] // 清华大学当代文学研究中心. “当前文学创作与批评: 新的现实与可能” 2003.
- [3] 张闳. 感官王国——先锋小说叙事艺术研究 [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8: 343.
- [4] Chris Jenks. Culture [M]. London: Routledge, 1993: 157.
- [5] 葛红兵. 相对主义: 批评的可能立场 [J]. 作家报, 1997.
- [6] 王宁. 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J]. 文学评论, 2000(3): 15-25.
- [7] 邹然. 中国文学批评史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8] 胡经之, 王岳川. 文艺学美学方法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9] 刘再复. 文艺批评的危机与生机 [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1.
- [10] 李欧梵. 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 [11] 罗钢, 刘象愚. 文化研究读本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 [12] 陆扬, 王毅. 文化研究导论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 [13] 王岳川. 文化话语与意义追踪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
- [14] 陆扬, 王毅. 大众文化与传媒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0.
- [15] 周宪. 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 [16] [英]阿雷恩·鲍尔德温·布莱恩·朗赫斯特·斯考特·麦克拉肯, 等. 文化研究导论 [M]. 陶东风, 译.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 [17] [美]约翰·费斯克. 关键概念: 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 [M]. 李彬,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18] [德]瓦尔特·本雅明.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M]. 王才勇, 译.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2.
- [19] [德]瓦尔特·本雅明.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M]. 张旭东, 魏文生,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7.
- [20] [英]丹尼·卡瓦拉罗. 文化理论关键词 [M]. 张卫东, 张生, 赵顺宏, 译. 南京: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 [21] [美]勒内·韦勒克, 奥斯丁·沃伦. 文学理论 [M]. 刘象愚, 邢培明, 译. 南京: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 [22] [比利时]乔治·布莱. 批评意识 [M]. 郭宏安, 译. 南宁: 广西师大学出版社, 2002.
- [23] R Williams. Key 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M]. London: Fontana, 1983.

(责任编辑:廖彩荣, 英摘校译:吴伟萍)